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一

江都陳逢衡學

帝辛上

帝辛

原註名受原註即紂也一曰受辛

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志疑案紂有二名曰辛者殷以生日名子也曰受者別立嘉名也猶天乙又名履上甲又名微也史不書名受偶不及也而紂受音近故天下共稱之蓋卽以爲號矣

先儒謂紂爲謚非至康成謂紂字受德則不足信蓋德爲虛位有凶有吉受德云者猶湯誓言夏德立政言桀德非字之謂也然其所以致誤之由固自有說立政曰其在受德暋周書克殷篇曰殷末孫受德呂不韋作書誤解遂于仲冬紀著之曰其次受德康成過信呂書取以釋經後儒又過信康成故晉孔晁注周書張守節周本紀正義竝云紂字受德僞孔傳于戡黎篇從馬融讀受爲紂謂聲轉相亂于立政篇依康成作受德謂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更屬岐說而仲

達曲爲之疏曰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單複爾豈其然哉周本紀錄克殷篇改末孫受德爲季受季者少子也豈史公有意更之歟立政受德釋文引馬云受所爲德也

元年己亥

前編丁未紂辛元祀

王卽位

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志疑按馬融注論語云微子紂之庶兄此本于史宋世家與紀言微子及紂異

母同自康成注尚書据呂氏春秋仲冬紀言微子生時母猶爲妾及爲后生紂遂以微子爲紂同母庶兄孔邢經疏及索隱並宗其說夫帝乙賢君不應以妾爲妻尤不應廢子之長且賢者而立晚生不肖之子如謂先妾後妻遂分嫡庶則當立后時何以不即立太子必待紂之生乎況其爲母一爾庶不可爲嗣妾乃可爲后歟太史之爭宜在立后時不宜在欲立太子時也準情揆理呂子殊不足據餘冬敘錄云妾既得爲后矣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稱嫡長子乎此語

眞足破疑然則帝乙之欲立微子者知紂之不肖思廢之而立賢子也太史爭之者執嫡庶之分泥于經而不達于權也

居殷

孫之騄曰通志紂居朝歌隋改爲衛縣隷衛州朝歌故城在縣西二十二里衛縣熙寧中省爲鎮入黎陽戰國策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吳起曰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括地志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

也本妹邑武丁始都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地里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注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左傳注殷虛朝歌也

衛案紂都朝歌之說竊有疑焉史記殷本紀紂之滅也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此本呂氏殷民欲復盤庚之政也然不居其地而顧曰復其政乎今据紀年於帝辛元年書居殷於五十二年書

周師伐殷故史正義引紀年謂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更不徙都也然則朝歌之都其遊居耳因其巡幸所至故亦謂之都案紀年四年大蒐于黎十年畋于西郊遊于淇二十二年大蒐於渭則紂之康樂埜于可知蓋自五年築南單之臺於朝歌繼又作瓊室立玉門故終身不返焉是則紂都朝歌之所自來而其實非遷也餘說見補遺

命九侯周侯邘侯原註周侯爲西伯昌

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志疑案

九侯即鬼侯故徐廣曰一作鬼侯九與鬼音近如宄軌皆从九得聲而徐謂鄂一作邘者非也路史國名紀云邘侯亦紂三公世紀邘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邘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則知史記異本是邘字徐誤爲邘而鄂即邘也故人表有邘侯無鄂侯評林見韓子難言呂氏春秋行論過理有醢梅伯語又淮南子俶眞訓云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遂謂梅伯即鄂侯大謬國名紀有思國或疑思即鬼之誤非引康成云商有思侯梅伯則與鄂爲二國矣

路史國名紀鬼容區國商有鬼侯即九侯今漳浦有鬼侯山亦曰九侯山九紂三公即鬼侯彪云鄴西鬼侯國也隋圖經臨水縣九侯城今相之隆陽有九侯城誕生音仇故或謂即𨚗非鄂史記九侯鄂侯爲紂三公或作邘非

統箋案戰國策魯仲連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亦作九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春秋繁露曰紂刑九侯取其指環字皆作九廣又曰鄂一作邘今本紀年作邘侯葢因廣誤史稱九侯進女于紂女

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殺鄂侯韓子曰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翼侯卽鄂侯也左傳隱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晉人納諸鄂翼與鄂近是韓子翼侯卽鄂侯也廣云一作邘非矣

三年有雀生鸇

孫之騄曰劉子新論帝辛之時有雀生鳶于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

統箋按家語孔子曰昔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

于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注曰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

衡按燕雀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劉向新序雜事篇云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此等直與紂相符合眞不可解然說苑敬愼篇又云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

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不幾與新序兩相矛盾㬎然自是新序之誤余按呂氏春秋載射天事亦謂宋王而不引武乙豈眞紀載之誤歟抑事適相類而紀事者因各舉其說歟何前般後宋之適相誣也噫異矣

四年大蒐于黎

統箋按楊士塤穀梁疏曰言大者器械過常春秋昭公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閒之類

是也又按昭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漢志魏郡黎邱縣晉灼曰黎山在其南韓非子曰紂爲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

作炮烙之刑

史記殷本紀戲於沙邱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世紀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

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為戲笑

孫之騄曰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炮烙之刑索隱曰鄒誕生烙一音閣又云見蟻布銅斗足廢而死于是為銅烙炊炭使罪人步其上

統箋按淮南俶真訓迨至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銅柱漢書莽作焚如之刑猶是也

衡案呂氏春秋順民篇高誘注云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

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畢氏沅曰炮烙當作炮格
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乃今本亦盡
改作炮烙矣此注云作銅烙乃顯是銅格之誤烙乃
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周禮
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據列女傳云膏銅柱則
與康成所言要亦不大相遠耳又呂氏春秋過理篇
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高誘註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
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
炮格各書俱譌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洪本無夏字

衡案南單之臺卽鹿臺見水經注臣瓚曰在今朝歌城中新序刺奢篇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晉志王飾鹿臺崇高千仞徐廣曰鹿亦作廩

雨土于亳

孫之騄曰尚書中候殷紂時十日雨土于亳

統箋按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于亳天雨七君失封

衡案此雨土于殷也其曰雨亳者紂自五年桀南單之臺遂居朝歌效武乙之淫亂而又甚焉其於故都蒙亳之地祖宗發祥之所絶不一顧盡久矣紂之不復知有殷也故書亳以警之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統箋按天保云禴祠烝嘗孔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云宗廟之祭春曰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今据竹書文王初禴于畢易未濟九五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本義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改夏祭爲禴者自文王始矣杜佑通典曰畢王季初都之後畢公封焉汲冢古文曰畢西于豐三十里又按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亦即是畢也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若然則文王初禴于畢亦可謂禴祭于畢星乎知不然矣

鄭環曰按王季都于畢當有廟故禴于畢

衛冢畢即畢原王季歷葬焉初禴于畢謂墓祭也孫

之綠云畢天星之名誤又案前編引作周文王初禴于畢誤夫殷紂之世焉得稱文王哉當從今本作西伯爲是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孫之騄曰有蘇紀姓之國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注玉馬喻賢臣奔去

統箋案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唐書世系表曰鄴西蘇城是又案泰誓曰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蔡氏引列女傳曰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皇甫謐謂紂二年納妲己皆誤也今据竹書四年作炮烙九年獲妲己則炮烙非爲妲己設也

衡案前編紂辛八祀伐有蘇獲妲己變之較竹書先一年

作瓊室立玉門

衡案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

稜䘥者三百人此與新序說紂爲鹿臺亦云七年而成同疑皆一時事故六韜曰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以瓊室與鹿臺並舉是已然傾宮之造自當屬桀不得云紂也豈桀作俑而紂亦倣爲之歟故呂氏過理篇亦云作爲璇室築爲傾宮也又案韓非子文王見詈於玉門而顏色不變賈子紂死棄玉門之外郎此玉門也國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于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夫武王則曷嘗有玉門之羈耶戰國之說不足据大率如此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金匱紂嘗以六月獵于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于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統箋按詩譜曰邶鄘衛者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冀州太行洹水之東孔疏曰河內卽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以其國近西也戰國策曰紂聚衆百萬右飲洹水不流則紂畋西郊蓋在太行洹水之東矣

十七年西伯伐翟

統箋按王符潛夫論白狄嫱姓地理通釋曰翟隗姓白狄有延安府鄜丹綏廓銀石州之地漢匈奴傳西河圁洛之間有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西伯伐翟殆即此歟

冬王遊于淇

孫之騄曰河內共淇水所出郡縣釋名淇縣明名周沬邑古朝歌地漢朝歌淇水水名隋臨淇縣元淇州也淇水源出林縣西大號山經流淇縣西北三十里

入衛河山海經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郡縣志出衛州共城縣西北沮洳山至衛縣入河謂之

淇水口

統箋案水經注淇水逕朝歌北又屈逕頓邱西太和泉水入焉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于此斮脛而視髓也泰誓斮朝涉之脛蓋謂此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詩周南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
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
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世本古義樛木子貢
傳申培說皆以爲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
是也竹書紀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意此
詩當於此時而作鄭元謂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
汝旁之諸侯其事史無所載當卽以漢廣汝墳江沱
諸詩聽之然孔子嘗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而逸周書程典解亦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

于商則所謂諸侯歸心文王者此自是確據嚴粲以
爲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近犬戎故化獨南行
可謂得其理矣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
歸之大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歸之
○志疑案劉敬傳言伯夷歸周在斷訟後當是也此
與竹書以爲在囚羑里前似牴牾未確而伯夷傳又
依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廉篇謂伯夷之歸在武

王初年尤非蓋欲以實其殁死不葬之說耳至宋王安石臨川集伯夷論疑夷齊不及武王之世而死則鑿空之言不足信也

三墳補逸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使果有叩馬之事竹書胡弗及耶

孫之騄曰漢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故伯夷國呂覽曰伯夷叔齊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殁矣括地志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姓默氏

統箋按史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

隱曰韓詩外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應劭曰孤竹之國君姓墨胎氏据殷本紀史公曰契後分封以國爲姓有目夷氏即此也

鄭環曰孟子以伯夷與太公並稱大老太公于三十一年始歸周年已八十而伯夷之歸周尚早太公十年至紂五十二年伯夷之年當不止百歲故叩馬之事前人多有疑而未定者

衡案路史炎帝紀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爲

默台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爲孤竹西伯之興有允
及致老矣而歸備之未至西伯甍此與呂氏識㢘籖
同誤今据紀年歸周在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之
後所謂聞文王作也故孟子兩說伯夷辟紂俱在太
公之前蓋太公在帝辛三十一年始歸文王也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孫之騄曰淮南子云飛鳥鎩翼走獸擠脚高誘注紂
田獵禽荒故獸無不被害
統箋按昭十一年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地理

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西行千八百七十里此言大荔于渭水隨渭水所經之地苑之不止于一處也若扶風渭城之名起于漢武古未有也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詩周南殷其靁○世本古義曰憂文王也文王囚于羑里其臣相與救之室家明于大義從而思之何以知其爲憂文王也以殷其靁在南山二語知之靁者紂威也南山者周地也是詩也其閔夭大顛輩室家

之爲之歟按竹書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史記殷本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
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
○志疑按西伯之囚因歎醢鬼侯脯鄂侯也戰國趙
策呂子行論及魯仲連傳可證此紀是已然此與周
紀謂崇侯虎譖西伯乃囚羑里殊非事實何者文王
嘗伐崇侯矣因其譖而因之甫脫囚而伐之豈不跡
類修怨情嫌投鼠乎則知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也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有西伯伐崇論云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耳惟西伯之囚不關崇侯虎故敷衍多端言無準的在此紀以爲譖西伯歎二一侯在周紀則謂譖其積善累德不利于紂此紀本于國策呂子而增入崇侯若周紀所說必當時雜書有此謬傳所以淮南子道應訓稱崇侯謂紂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請圖之乃拘于羑里桓譚新論稱虎之譖曰西伯昌聖

人也長子發中于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圖之乃囚文王羑里斯語烏足信哉然則文王之歎紂無從知之必有告者其人爲誰曰褚生補龜策傳言紂聽諛臣左彊囚文王或者是其人歟（左彊亦見淮南覽冥訓）他若韓子難言謂文王説紂而紂囚之書大傳謂牖里之囚由于伐耆而詩文王篇及左傳襄三十一年疏又謂大傳稱紂見虞芮質成及伐邗密須犬戎故囚文王俱非也

水經蕩水注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稱獄

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昔殷紂
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适見文王
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
孫之騄曰吳越春秋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棄其國
地里志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論衡文王
咒牖里國策拘之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注云
牖里在蕩陰衡案文王囚牖里時尚未得太公吳越春秋誤
統箋按皇甫謐云紂二十年囚文王少三年也
衡案國名紀云羑羑里地在相音九字書音牖羅苹

曰湯陰北六里有羑城羑水城北臨水周二百五十步即羑里城史音牖里元和志牖里一名羑城湯陰北九里通典相州湯陰羑里城隋圖湯陰有防城紂囚文王築此防之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史記殷本紀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

○志疑按史公說文王出羑里及專征伐二事殷周

紀及齊世家所載雖有詳畧而大概相同蓋本于伏生大傳而增損之然皆戰國好事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太公閎夭散宜生並周公所稱修和迪教之臣孟子所稱見而知之者則欲脫君于難必有道矣何至藉美女等物如句踐之豢吳耶除去炮烙是太師少師從容燕語之所不得于紂者乃以羑里之囚一請而即許之决無此理況洛西本紂地文王烏從獻之耶美女奇物僅足贖羈㠭之罪請去炮烙方炮有善歸已之嫌安能緣茲兩端便賜征伐耶後漢

書史弼傳陶邱洪云文王牖里悶散懷金韓子難二篇云文王請入洛西之地千里以解炮烙之刑並承訛襲妄而敷衍之耳然則文王何以出羑里曰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呂氏春秋行論篇云紂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此文王出獄之故也然則何以得專征伐曰文王之爲西伯因于王季紂加賜文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耳竹書

可證已然則何以請除刑曰亦見呂氏春秋其順民篇云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是地爲紂賜之非文王獻之亦不言洛西也而炮烙之刑許不許未可知也呂子必有所據似得其實惟言賜地千里太過宋李覯盱江集謂諸侯從囚與請除炮烙是得衆賈恩適足以起紂之疑而激之怒蓋未知文明柔順之道自有不可得而害者

尚論持平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救之無術乃進騶

虞美女紂喜緊釋王門說者謂紂方溺於色而復進

以色寧不損文王臣德乎愚意其所進者之美女蓋

賢女也非釆芣苢之艷姿卽游江漢之麗質與夜飲

於瓊宮瑤室之中者逈異以之在御色也而賢在其

中使紂因好色而知好賢或且賢賢以易其色則殷

祚可以不移是生之心也於何知之於騶虞知之世

主所愛者異獸耳騶虞仁獸也觀其賦性可敵人主

慈愛之心進一獸不苟如此肯使盛女謁而加色荒

乎以色遠色臣子之奇情也或謂以所進者爲賢無所徵也然不聞其賢曾聞其不賢乎具遺世之資逢溺情之主不聞有傾國傾城之事賢可知矣散宜生見文王且不可無聖后商紂豈可無賢妃本關雎之意以行之此其所以爲見知歟

鄭環曰按七年之囚內傳與紀年合諸侯皆從之囚非也不畏紂之益怒乎周書逆諸文王亦與紀年合但文王既釋諸侯逆諸中途非逆諸朝歌也若逆諸朝歌則崇侯之言信而紂怒益不可解矣又按尃征

之命竹書在三十三年武成所謂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史記誤美女文馬之獻所因者費仲實則因膠鬲以賂費仲因費仲以賂妲己妲己悅而後賂紂故外傳謂膠鬲與妲己比而亡殷

衡案西伯之囚史記以爲因崇侯虎之譖志疑駁之甚是然謂因竊歎而得罪尚未深悉當日情事据竹書二十一年諸侯朝周所以干紂之怒越明年大蒐于渭將以耀武也又恐其力不足以制伏故未敢顯發迨于二十三年西伯來朝之時因而囚之其實昌

未嘗得罪於紂也直至七年之久文王心事已白紂亦知其無他故於散宜生入貢請命而卽釋焉或者謂周之臣子謀救君父何若是其緩不知紂囚西伯之時驟攖其鋒則其怒將不可解況是時箕子比干諸老臣尚在自必暗爲調護則此七年之中宜生諸人必有婉轉曲佑之事非竟不通聲息也惜史傳失傳耳前編於紂辛十一祀書囚西伯於羑里於十三祀書釋西伯其囚也何因其釋也何速不幾漫無所據也哉乃又承史記之訛直謂西伯獻洛西之地請

除炮烙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不知炮烙之刑紂終身未去故後漢書王暢傳言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也若得專征伐之命據竹書在釋囚羑里四年之後非甫出囚而即命也夫以洛西之地寧有千里而旣邀除刑之恩復有錫命之賞紂即喜怒無憑亦不應濫予若此據竹書三十年西伯率諸侯入貢紂喜其順巳故越二年而始有此命也蓋前以諸侯之朝周觸其怒而囚昌後以昌之率諸侯入貢値其喜而錫命前後事實顯然明白不必旁求他

義也至淮南則云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夫爲玉門相女童乃紂之事而靈臺鐘鼓則文王所以興雅化也豈改道易行哉至謂炮烙始作于此則尤不足据世紀謂紂殺伯邑考烹爲羮以賜文王此小說家事夫殺其子以食父父食其子而不知千古豈有忍心如此者哉紂之不善當不至此又古今樂錄云文王囚于羑里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瞶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柎桴其腹者言欲得其寶也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則尤妄誕不經矣千古論文王者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語眞能道得聖人心事若宜生之輩以美女騶虞獻紂自是爲臣子者分所當盡非文王敎之也乃至以用晦而明之大聖比於儀秦陰謀險毒之爲其與桀犬之吠相去幾何書大傳又謂太公與三子往見文王于牖里亦非据竹書得呂尚以爲師在受辛三十一年何由於文囚羑里之

時遂枉已以要乎琴操曰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洇洇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别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閹閹之虎使我褰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遺我四人憂勤勤兮此歌亦出杜撰在文王此時方憂讒畏譏之不暇而屈商左彊之徒方耽耽焉以伺其短顧能作歌以伸憤耶設有耳目之者則亦將爲九侯鄂侯之續矣然演易之事諸書俱有之新書謂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亦非夫桎梏則何能演易耶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統箋按左傳襄四年韓獻子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

鄭環曰周書大匡解三州之侯咸在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酆保解九州之侯咸格于周辛苦役商蓋青兗冀亦有朝聘于周者孔子約而言之但言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後學不察並以集注之六州爲疑觀孔晁不從諸侯即王位之說可知孔子之言朱子之注皆當時實録也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

統箋按括地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王氏曰畢無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秦謂之池陽原漢謂之長平坂其地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西伯治兵于此習戰也

得呂尚以爲師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志疑案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大明之詩曰維師尚父則尚是尊稱明矣惟尚是尊之故後世遂號曰呂尚而尚實非名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世家作呂尚以望爲號未免乖反而其字曰子牙或單呼牙詩疏索隱唐宰相表載之以爲名牙者妄也

而路史後紀四作名涓注引符子方外作太公涓尤妄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伐獵卜之曰所獲者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

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志疑按依此說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閎散爲之介紹也豈其然乎況囚羑里之時太公猶未歸周也此本尚書大傳之謬說而增損之美女奇物之獻尤妄或問孔仲達文王詩序疏謂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羣言不同莫能齊一司馬遷馳騁古今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今未能正之則子以爲被囚時未得太公奚據曰以孟子知之孟子稱太公之言曰西伯善養老明是歸周在文王爲西伯後故劉敬傳言呂望來歸在斷獄後也而仲達引雒師謀言太公遇文王于伐崇之年前編言紂十五祀西伯得呂尚較史記大傳紀年諸書所說爲長或又問世傳太公八十遇文王確否曰此此本于孔叢子記問篇及列女傳齊管妾婧語未敢爲信太公之

遇文王有云七十者說苑尊賢篇年七十而相周後書文苑高彪傳呂尙七十氣冠三軍有云七十二者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漢書東方朔傳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于文武桓譚新論太公年七十餘乃升爲師有云九十者楚辭九辨太公九十乃顯榮兮韓詩外傳七說苑雜言高誘淮南說林注竝言九十爲天子師其將何從又問竹書謂太公薨于康王六年尙書疏謂成王時齊太公薨周公代爲太師未知孰是曰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太公非卒于康王時矣

衡案伊尹相湯世以割烹誣之久矣而太公則尤甚焉楚詞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戰國策亦云朝歌之廢屠文王舉之而王至楚辭注則并援有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之語遂若太公眞有此事者此與鶡冠子謂伊尹酒保遂遂相對然尹之爲酒保世鮮知者卽知之而亦不之信若太公之屠則盡人而同辭也嗚呼以太公之賢抱道寂處豈無以自養而必隱于屠哉蓋釣則有之而屠則未也然釣亦不過避居東海聊以自遣如尹之耕于有莘以避桀耳夫豈有刺魚得書兵鈐出腹之事耶今据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蓋亦猶伊尹之聘而後出也何等鄭重光明而諸書加以一切陰謀詭異之說豈

不寛哉又案周書雒師謀注云文王旣誅崇侯得呂
望于磻溪之厓是在伐崇之年書大傳云散宜生南
宮括閎夭學於太公望四人遂見西伯于羑里是在
被囚之年今据紀年釋西伯在帝辛二十九年得呂
尚在三十一年伐崇侯在三十四年葢在伐崇之前
西伯囚羑里之後而前編乃於紂十有五祀書西伯
伐犬戎得呂尚誤矣又諸書言太公之遇文王有云
七十有云九十者今案太公相周之年當以七十爲
是越二十年武王伐紂太公年九十遂封齊又越武

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太公年一百三十三又越康王六年太公薨統計太公得年一百三十九歲故六韜云太公年百三十六歲也古篆十六與九多訛說見後康王六年

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

衡案春秋元命包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又云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感精符云滅虛者房註謂虛爲湯之精房星爲文王之精言將滅殷者文也又云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金樓子云五緯聚房心周之

分野是時西伯舉閎夭泰顚於罝網之中舉太公于
渭水之上伯夷叔齊自孤竹就養辛甲向摯自商邑
來歸人材並茂龍興雲集故五星聚于房詩曰予有
疏附予有先後予有奔走予有禦侮葢謂此也何楷
以卷耳爲太姒欲文王求賢審官之詩鹿鳴爲文王
燕羣臣嘉賓之詩南山有臺爲文王養老之詩信不
誣歟厥後辟雍靈臺相繼并建唐虞而下皆所不及
宜孔子有于斯爲盛之歎也
有赤烏集于周社

墨子非攻下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呂氏春秋應同篇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尚書帝命驗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

民踰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

尚書中候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鄷止于昌戶乃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帝子亡

殷者紂也

禮稽命徵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

隋天文志周文之典五星聚房赤雀銜書止于王居

衡案易通卦驗云文王得赤烏而演易然古今相傳

文王演易於羑里事在赤烏集周社前十年不得如

通卦驗所說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

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世本古義曰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地里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按鶉觚故城在今平凉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阮在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徂旅孟子作徂莒疏謂春秋書莒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韓非亦云文王克莒

今按古莒國卽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其地去密須殊遠孟子文以旅莒音近致誤耳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今考史記伐密伐崇事俱在伐昆夷之後竹書所載又俱在伐昆夷之先未詳孰是爾雅云山脊曰岡文王師既至其而密人之從阮界來侵者不敢與文王爭鋒羣然陟于高岡之上蓋據險以自固也高平地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此四句乃文王爲持久之計以困密人蓋密人既先據高岡此難與爭地利惟今其求下不得則彼將坐困考

竹書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計伐密距密降之時尚隔一年其爲持久以困之明甚

孫之騄曰郡縣釋名曰平凉府靈臺縣在周爲密須國地文王伐密即此隋置靈臺縣取文王伐密作靈臺之義今縣有靈臺相傳周文王所作處明胡松曰靈臺之名雖古然非詩所歌咏特以文王爲西伯征密須嘗過其境後人神明其地築臺以識遂以名縣予攷詩皇矣章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繼之靈臺章

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然未明言文王經營靈臺于
密也路史云長安有靈臺鄉東陽許氏云靈臺之作
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文王本都岐在位四
十六年遷邘又三年遷酆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則
靈臺之不在密益明矣

統箋案大雅毛傳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應
劭曰密須姞姓之國臣瓚曰安定陰密縣是左傳桓
十年虞公出奔共池張氏曰今涇州有共池黃帝使
伶倫之阮隃之陰取嶰谷之竹又按阮無所考據漢

成帝陽朔元年詔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陸友仁研北雜志梁四公子有仇胥五阮人或即是阮之故地也密須之伐書傳以爲在文王受命之四年今据竹書是在殷未錫命文王之前一年也

衡案說苑指武篇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

之也皇甫謐亦引之信如此言是伐密非救阮之師而特爲侔功之討矣又路史國名紀云密文王伐之詩云密人不恭者事見周書蓋與紂有謀周之意夫是時方有弓矢之賜專征之命紂曷嘗謀周哉而謂與紂有謀周之意亦非又荀子文王誅四註謂密阮共崇也夫侵阮徂共者密也文興師特以救之耳非伐阮共也誅四當謂密崇及耆邘楊氏以阮共當之誤矣此與路史國名紀謂文王侵阮同謬又說文云阮代郡五阮關也楊升菴曰詩侵阮徂共郎五原之

地通雅按張氏曰阮國名共阮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詩地里考注云氏族畧阮商諸侯在涇渭之間漢五原郡邊河西本秦九原郡五阮自爲五原而侵阮之阮則別一阮升菴想未考也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

孫之騄曰國語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謂由嫁女而亡北堂書抄密須歸文王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

統箋按周書大開武解曰維王一祀三月王在酆密

命訪于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予不獲其落若何孔晁注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不得其落恐將亡皇甫謐曰密須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昭十五年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杜注密須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東故密城是也又周書言一祀三月者是年爲文王受命得專征伐之年故周書稱爲一祀如所謂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皆以是年爲始一祀者時從殷稱祀也孔氏詩疏曰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今周

書程寤解闕據大開武解周公旦對武王曰茲順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佑有周孔晁注曰言天寤周以和商謀商朝生葛是佑助周也程寤解雖亡其義畧見于此矣

衡案此遷于程乃遷密人于程也不指文王遷都當連上密人降于周師讀統箋另爲一條誤矣蓋密人始則負固不服助厥主以抗拒迨遲至一年之後勢窮力竭又縛其主以與文王則其民之不義甚矣若留置其地必騷擾不寧故遷之我國以化導之若周

公遷頑民于洛邑漢武帝徙豪族實關中是也如謂
文王始遷都于此則大不然案王季于武乙二十四
年伐程克之于文丁五年作程邑則是當王季之末
年已居之非文王始居也故竹書于帝辛二十九年
直書諸侯逆西伯歸于程而其義自見孫之騄引蘇
氏謂文王既克密須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謂之程
邑眞呂不見古書矣而金氏前編乃云西伯伐密須
遂都于程豈不誤哉又案𥳑箋所引大開武解謂在
文王受命得專征伐之年亦誤案大開武解乃武王

時作觀周書序可知一祀三月爲武王卽位之元祀非謂文王也密乃愼密之密孔注謂是密人謀案篇中有云維文考恪勤戰戰斷非作于文王時矣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原註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周也鄭箋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統箋按大雅文王篇序曰文王受命作周邦孔疏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云受天命也漢和帝時應劭著風俗通曰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殷何緣便得列三王哉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辯論至於訟鬩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

可復謂已王乎今据竹書殷錫西伯命得專征伐沈
休文附注以受命爲受得專征伐之命較應氏更爲
明快眞可以破
千古之疑矣

衡案紂爲不道諸侯之不嚮殷久矣三十年西伯率
諸侯入貢特西方諸侯耳其餘之不入貢者尚多紂
於是時嘉其逃職必有四征不庭之諭故三十一年
西伯治兵三十二年即有伐密之舉非但以侵阮之
故亦以其闕禮王朝耳詩皇矣云密人不恭夫謂之
不恭則其罪可知矣迨至密人服降紂於是又有專
征之命其事有實相因者如謂伐密出于文之私意

紂方且忌之不暇何錫命之有而逸周書孔晁注乃謂密人及商紂謀周斯語實爲妄揣夫旣與密謀周而周又伐而降之乃更假周以征伐之大權是猶之欲以刃殺人而轉授其柄也豈理也哉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邗

史記殷本紀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告周○志疑案飢國周紀作耆宋世家作卂葢古今字异其實一耳耆與黎爲二國故竹書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四十

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灼然兩事路史國名紀云黃帝後姜姓有耆國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堯之母家商後子姓有黎國侯爵與紂都接判然兩地黎在上黨壺關非東郡之黎也辨見經史問答卷九史公誤以西伯戡黎之篇載于伐耆下并爲一案千古傳疑迨宋儒始發其誤至前編出而論乃益暢

路史國名紀飢昔文王伐飢本作阢音祈即耆也周書傳五年伐耆而大傳作戡耆故說以爲黎也

統箋按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是耆卽飢國也左傳僖二十九年祝[illegible]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飢氏是也周本紀謂西伯伐耆國正義曰卽黎國也然尚書西伯戡黎乃武王襲封西伯後三年事也安在文王所伐之耆卽黎乎又案地理志河內壄王縣孟康曰故邘國今邘亭是也

衡案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本紀則云受命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

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金氏前編從之又以作靈臺係于徙豐之一年今据紀年伐密在錫命之前取耆及邘伐崇統係之三十四年則錫命後一年也至三十六年始伐昆夷又在遷豐之後而靈臺則作于帝辛之四十年與諸說迥異其時又有伐許魏事見大戴記

遂伐崇崇人降

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世本古義曰說苑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今按令毋殺人

毋壞室等事則此詩所謂是致是附者也曰襲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即此詩所謂是肆者也曰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即此詩所謂是忽者也詩與說苑之相合如此竹書以爲商紂三十四年事左僖十九年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路史國名紀崇崇侯虎紂佞臣文王虜之今崇有崇城崇侯墳九域志云虎也寰宇記彭城北三十垞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兗人謂實中城曰垞

城西南有崇侯廟與秦崇異

衡案何楷曰棫樸詠文王祭告伐崇之事疑即九夏中之章夏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烝而後伐也中候我應云元陽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

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爲祟也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衡案帝乙三年文王承王命命南仲拒昆夷城朔方是昆夷不獨爲周患亦且爲商患也至是閱四十四年昆夷侵周所以報南仲之役也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昆夷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按紀年爲文王受命之二年非四年也

三十五年周大饑

統箋按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謂此也又文傳解文王召太子發曰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蓋亦有鑒于此也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 衡案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謂遷密人於程之三年宅即多士宅爾邑之義蓋遠程在王季時故紀年於文王釋四之日直云諸侯逆西伯歸于程也夫不居程而顧曰歸於程乎

西伯自程遷于豐

統箋按孔晁曰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遣饑乃徙豐焉師古曰文王作豐今長安西北界靈臺豐水上是

鄭環曰按大饑而遷豐蓋既作大匡以詔牧其方而散利勸分矣又大興工作一以救饑一以集事所謂一舉而兩得也後世以工代賑之法蓋昉于此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一終